

梦湖

思想浪潮

策划

走出邪教

摆脱邪教的控制

[美国] 斯蒂文·哈桑 / 著
杨善录 杨菲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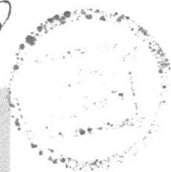
Releasing The Bondes



安徽文艺出版社

思想 浪潮

DS88-49
01



00125625

走出邪教

摆脱邪教的控制

[美国] 斯蒂文·哈桑 / 著
杨善录 杨菲 / 译



北航 C0543813

安徽文艺出版社

7/1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邪教 / (美)哈桑著;杨善录,杨菲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4

(思想浪潮/梦湖主编)

ISBN 7-5396-2024-2

I. 走... II. ①哈...②杨...③杨... III. 邪教-批判-通俗读物 IV. D58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052 号

走出邪教

(美)哈桑 著 杨善录 杨菲 译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插 页:2

字 数:20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024-2/I·1880

定 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二十三年以来，斯蒂文·哈桑一直战斗在反对思想控制和毁灭性信仰的最前沿。他是职业精神保健顾问，持有坎布里奇学院心理学顾问硕士学位。1988年，他出版了《反对邪教思想控制》一书，受到了批评界的高度赞扬，美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和《美国精神病治疗》期刊上，均发表了不乏溢美之词的书评。

哈桑先生开拓了一种新的方略，帮助邪教受害者摆脱困境，叫做“战略性影响”。它不同于使用高压手段等，而是依靠家庭和朋友们，对痴迷的信徒进行非强制性的、合法有效的帮助，并指导他们对邪教徒施加战略性影响。哈桑先生在多年的工作中，帮助了成千上万的邪教受害者；他还为精神保健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执法官员，以及邪教徒的家庭，举办了无数次培训班和专业讲座。

19岁的哈桑还在昆斯学院上学的时候，就被骗入了“文鲜明统一教团”。他在该组织中呆了两年零三个月，为它吸收、训练新成员，参加募捐、政治竞选活动，并在多次领导会议上，见到了该组织的创建者文鲜明。最后，他被提升到全国统一教团总部任副会长。一次严重的车祸之后，在父母的要求下，几位前任教徒帮他消除了毒化了的信仰。他看清了这一组织的险恶用心，立即把自己的物品交给了警察，其中有

走出邪教

厚厚的一叠内部讲话，记录了“统一教团”企图要“霸占世界”的秘密计划。

1977至1978年间，美国国会调查小组委员会调查韩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的活动时，哈桑被当作权威见证人和调查组的顾问。

哈桑先生创办了“思想自由资源中心(公司)”，这是一个教育机构，致力于维护人权，促进客户觉醒，揭露毁灭性邪教集团的骗局。最近又成立了非赢利性的“自由思想学院”，旨在做专门研究工作，出版有关资料，培训精神保健专业人员，举办教育会议。

哈桑先生曾无数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和广播电台节目中，报纸和杂志的文章也广泛引用他的文摘。他将继续寻求通过媒体来教育民众。在反对毁灭性邪教的奉献中，哈桑先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积极地做个人和组织的咨询工作。他在全世界千百所学校，无数个宗教团体和专业组织中做过学术讲座。

斯蒂文·哈桑是美国杰出的精神保健顾问和邪教研究专家，他在本书中提供了一种前卫性的方略，使迷恋于邪教和其他非常规信仰的人有效地改变其偏激思想和行为。

信仰邪教的人受到了毁灭性的思想控制，他们也想摆脱精神桎梏，但需要增加力量，方能逃离周围的环境。这就是斯蒂文·哈桑著作这部新书的意旨。他告诉人们如何提供这种力量，帮助信仰者最终脱离毁灭性的组织和人际关系。

以往的做法是依靠“外人”进行短期，有时是强制性的教育；哈桑的方略与此不同，叫做“战略性影响”，由任何乐于帮忙，态度积极的亲戚、朋友或他人进行目标明确的治疗活动。他们渐渐学会彼此齐心协力，去“唤醒”狂热的信徒，使他

译 序

认识到邪教如何渗透了他的全部生活。

具体步骤包括：

了解毁灭性思想控制的原理

发展与狂热信徒的有效交流模式

研究邪教的信仰和策略

与信教前后的自我进行交往

揭露邪教引起的恐惧症

带有目的地施展微妙的影响

一旦偏狂的信徒有了顿悟，特别是，一旦他脱离了邪教组织时，这种战略性影响便使他再一次认识到自己内在的力量、人格的完整和前进的方向。

“我帮助过的大部分邪教徒都感到，邪教灌输的思想使他们恐惧，勇气丧尽；现在，‘战略性影响’却使他们获得了感情、心理，甚至精神上的新生。”哈桑这样写到。这本书旨在挽救受毁灭性思想控制的人们，也可帮助其他人免受毁灭性思想的浩劫。在这新千年之际，邪教的思想影响将会有增无减，甚至蔓延泛滥。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毁灭性的思想控制是个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人们决不可以漠然视之。

杨善录

2001年2月

谨将此书
献给
精神自由的
莉萨·麦克弗森
(1959~1995)
和
所有热望自由的人们

鸣 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弥尔顿·哈桑和埃斯特尔·哈桑，因为在我四十五年的生涯中，他们给了我无限的慈爱和支持。1976年5月，在一次严重的车祸之后，他们不顾一切危险，把我从“统一教团”中拯救了出来。要不是他们的干预，说不定我今天仍然深陷在邪教之中呢！我还十分感激R·加里，S·迈克尔，G·内斯特和R·格拉迪斯，他们在我消除毒化思想的悲愤交加的日子里，给了我帮助，并把我从噩梦中“唤醒”。

自从1988年我撰著了《反对邪教思想控制》以来，似乎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尽管我一直盘算着另习新作，但还是我妹妹西娅·卢巴促成了这本新书的问世。她力持要把过去十二年开拓的咨询方法写下来，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并亲自动手记录了一盘盘录音磁带，阅读有关邪教的书籍，与我和其他教徒进行多次访谈，参加各种会议，一心要了解“我这一方天地”。当写作顺利地进行，我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时，西娅仍在继续整理材料，并在重要概念词的选定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例如，使用“影响”一词来代替“干预”，就是她的主意。她敦促我说明自己所作的每一件事及其原因，以此来帮助我阐发“战略性影响方略”。她所做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一个兄长的要求，我真是对她感激不尽！自那以后，她紧接着又去

发展自己的网上音乐出版业和教学活动，她的项目必将吸引全世界的莘莘学子。

为了把数百页的文句组织成一本书，我去求助了理查德·N·科特和邓肯·格林。在我和我太太米西娅·朗道就编务问题给与的指导下，他们很快把原始材料组合成一本像样的初稿。米西娅花了大量的时间润色文字，斟酌概念，直到最后完全定稿。感谢上帝，我有这样一位好太太，她不仅有惊人的聪颖和美貌，还是一位天才作家，而且立意要终生扶助我工作。她对这本书，对我的生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语言的确表达不了我对她的深情厚谊。

此书在出版之前已拥有了无数读者，有些人提供了建设性的信息反馈。我特别要感谢西娅·卢巴，她对全书做出了犀利的评点，并促使我修改了第十二章和结论部分；我还要盛谢埃莉斯·赫希乔恩和珍妮特·克莱恩，他们完成了惊人的文字编辑工作。作者在此一并致谢的还有马克尔·赫希乔恩、艾伦·舍夫林、基思·霍尔顿、乔恩·阿塔克、莫尼卡·皮格诺蒂、凯思琳·曼、凯尔顿·罗兹、大卫·安德森、拉比莫什·沃尔多克等，他们都对本书提出过宝贵意见。

从筹划编写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中，曾有无数家庭和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为本书的完善献技献策，这儿就不再一一提名了。无论你是谁——很抱歉，有些我可能记不起姓名了，但是你知道你自己——作者向你们说：多谢多谢了！

专家评点

“哈桑的新书明晰、严谨，且以大量的人物例证（并非歇斯底里），最佳地分析了每个邪教集团所使用的思想控制。接着，他又向有关家庭和专业人员具呈了一帖明确的处方，告诉他们如何取得帮助，处理这种人类悲剧。对于人事工作者，神职人员，及其他面临邪教的人，它无疑是一本必备的工具书。”

走出邪教

罗伯特·瓦茨·索恩伯格
波士顿大学 马什教堂 教长

“斯蒂文·哈桑作品的精髓，就是解放存在于我们一切人之中的人类潜力。当别人惨遭奴役的时候，我们能真正感到自由吗？对于这个令人极度痛苦的问题，斯蒂文响亮地说‘不’；这使得《走出邪教》一书成为所有自由战士的有力武器。我是一名拉比，一位教师，斯蒂文·哈桑的正直和决心总是不断地激励着我。但愿这种鼓舞力量会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

莫什·沃尔多克 博士
犹太教拉比，《犹太人幽默全书》作者

“斯蒂文·哈桑在《走出邪教》这本书中，通过缜密的分

走出邪教

析,以原则性的理由,并用了可读性很强的文字,提供了一种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这本书。”

罗伯特·西尔迪尼 博士

亚利桑那国立大学,

《影响:现代劝导的新心理学》作者

“当斯蒂文·哈桑还在‘统一教团’任高级职员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短训班,为我的女儿巴巴拉自愿消除毒化了的信仰,结果没有成功。足足两天的时间,那个小组的领导猛烈地轰击信仰者和她的组织,而且蓄意用肮脏的语言侮辱他们。我们失败了。当我女儿回到自己的组织时,那儿的信仰者说,‘爱在何方?’如果当时的组长和邪教徒能有机会读一读哈桑的《走出邪教》一书,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哈桑把他二十五年解放邪教徒的经验巧妙地浓缩成一本有价值的工作手册,适用于所有教导员和顾问,邪教徒及其家庭,精神保健专业人员。他的方案:‘战略性影响’,强调了爱心、尊重、选择自由,按顾客的自愿要求有计划地行动,而且以家庭为主要参与者,采用精神疗法和实用社会心理学疗法,对每个人都适宜。”

亚瑟·多尔 博士

《邪教研究》杂志编辑顾问 董事会

“我把十多年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邪教,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星期捐献四十美元。现在我脱离邪教已十八年了,但斯蒂文·哈桑的《走出邪教》一书仍给我提供了新的训迪和见解,愈合了额外的创伤。这本书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引导人们摆脱耻辱,认识个人的善良,领会个人的力量和美

专家评点

德。我规劝每个曾经误入邪教的人都能读一读《走出邪教》。对于因亲人误入邪教而蒙受损失的家庭和朋友，哈桑的书也提供了莫大的安慰。另外，它可就邪教的基本知识向人们作了必要的介绍。”

金杰·罗斯·布雷金

神病学和心理学国际研究中心 执行会长

“对于每个误入邪教或类似组织的人来说，《走出邪教》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明智的向导。某些人因为理想主义或个性的脆弱而做了邪教教徒，哈桑给这些人的家庭和朋友以理解深切的、非强制性的指导。另外，就如何处理个人关系中的虐待问题，如受虐妇女，书中也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对于任何人，无论是专业里手还是外行，本书都不失为极重要的工具。”

彼得·布雷金 医学博士

《药或许就是你的病：为何以及怎样
停止服用精神病药》作者

“斯蒂文·哈桑是那些为数寥寥的懂得控制手段的人。他极其希罕地阐明了某些神秘的程序，用来征服极权主义组织中独立思想和行动。斯蒂文是一位明察秋毫的评论员，他的工作总是振奋人心的。他的经验丰富，文笔清澈。对于有意了解毒化思想和如何消除毒化思想的人来说，斯蒂文的作品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必读课本。”

乔恩·阿塔克

《一片蓝色天空：揭露科学论派、
排除有害印象精神治疗法和让·哈伯德》作者

走出邪教

“我在纽约‘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工作了六年，每月工资14美元。当我离开总部时，通过诸多的深刻内省，我已经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当时我要是掌握了《走出邪教》中的信息，花在寻求出路上的时间很可能会大大缩短。一个人在极权领导的控制之下，不可能看透领导背后的小九九，因为他们的真正动机已被主义、恐吓和罪名遮盖得严严实实。现在人们可以捷径走出邪教，大大地缩短了行程，也不惧怕返回到原来的组织，或误入了另一个极权教派。”

兰德尔·华特斯

《控制组织‘耶和华见证人’于是说》作者

“祝贺你，斯蒂文！你著了一本了不起的手册/指南。认真地按照手册办事，必然会使许许多多的邪教徒摆脱思想控制的羁绊，也使千千万万陷入了无助和无望，并极力设法想与亲人沟通的父母和朋友见到了希望，找到了动力。我还记得，当我初次听到我的儿子彼得误入了‘科学论派’时，我感到了一片昏天黑地。后来，儿媳妇玛丽·乔告诉我们，彼得对你的咨询反应极佳，又回到了真实的世界，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呀！你始终确认个人信仰的重要性——明确地指出，基督徒不应该害怕你的方法和策略会对正当的宗教信仰产生负面冲击。你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大公无私地与别人分享，鼓励他们自己去尝试。当初，‘文鲜明统一教团’的信徒，若能领悟你的告诫，最终会把他们引向何方，他们一定不会对你如此器重！这真是天助自助者啊！”

乔伊斯·法雷尔

专家评点

“斯蒂文·哈桑总结了二十三年在邪教领域中的知识和经验,写成了这本精彩的指南。它的可读性很强,实用价值很高。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读哈桑的书,听哈桑的告诫,能帮助每个受邪教思想控制的人,识破并重新评价自己所处的危害身心的环境。”

玛西娅·R·鲁丁

美国国际邪教教育规划署 创建会长

“斯蒂文·哈桑最雄辩地捍卫了思想自由。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了人类精神尊严,进行着非凡的劳动。他的杰出工作为无数误入邪教思想控制的受害者和家庭带来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哈桑是个人权利的代言人,坚持每个人是自己思想和抉择的主人。他反对某些操纵者制造危险和威胁,以求湮灭别人的勇气。这本新书给现时的受害者带来了特殊希望,但其读者应该是尊重个性的人。”

艾伦·W·舍夫林

圣克拉拉大学 法学教授

《思想操纵者》合著作者

精神保健领域七次大奖获得者

导 言

我被骗入“统一教团”的先锋小组“世界十字军”时，同大多数人一样，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思想控制。当时我 19 岁，在昆斯学院读三年级。1974 年的 2 月，一个可恶可恨的月份，我刚刚与女友分手，成了人们的视点，一个有吸引力的猎物。你看，我聪明，有教养，家庭殷实，充满着理想主义，尤其是精神上十分脆弱。这时候，有三个娇媚的女人对我笑了，她们做出放荡迷人的样子，邀请我同她们共进“晚餐”。

晚餐后是更长的会议。通过三天紧张的“讲习班”，我被说服了，认为上帝需要我中途辍学，放弃工作，交出存折，跟随救世主耶稣和“我的真父”文鲜明。短短几周之内，我开始相信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已近在咫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于 1977 年爆发，只有“我们”才能打败撒旦魔王，在地球上建立天国。

我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8 ~ 20 个小时，开展募捐活动，吸收新成员并向他们灌输教义，参加公关和政治竞争，而且定时与文鲜明及他的高级僚佐会晤。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没有真正的权力，只有地位。等级制度中的上层梯队都由韩国人和日本人组成，而韩国人又是特殊的“优等民族”。文鲜明已迁居美国，他需要美国的名誉负责人作为招牌，这些人必须有知识、有热情、有献身精神。仅仅几个月的功夫，我便

走出邪教

从一个吸收新成员小组的创建人（是我在我母校建立的组织，原名为“原则研究大学生协会 CARP”）提升到“曼哈顿统一教团总部的副会长”。文鲜明自己对我非常欣赏，而且曾一度把我推荐为“模范团员”。

要不是发生了奇迹，我今天也许还是一名邪教教徒哩！1976年，我驾驶着一辆“统一教团”的募捐货车行进在公路上。由于三天没有睡觉，我在方向盘上打起了盹，接着猛地撞上了前行车车尾。这次严重的事故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然而它却为我家庭提供了一次良机，帮助我脱离了邪教。那时候我父母使用的方法，只能是强制性的救援，叫做“消除毒化思想”，它完全违背了信仰者的意志。第二天，我用暴力威胁父亲，顿时，他伤心得老泪纵横，问我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怎么办。父亲的诚意让我感动了，一时间，我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也接纳了他的观点。我勉强地同意了五天之内不接触邪教，也不试图逃跑，只与一批不在教的前教徒见面。

作为一名虔诚的“统一教团”成员，我极力反对“消除毒化思想”这一程序，但是他们提供的信息却开始渐渐地向我身心深处渗透。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慢慢懂得了什么叫“洗脑”。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思想改造和愚顽的心理》一书（诺顿出版社，1961年版），使我看清了我们在“统一教团”里使用的方法就像在给政治犯“洗脑”一样。我终于痛苦地认识到，我不仅仅受到了思想控制，还为“统一教团”吸收了其他成员。

我消除了毒化思想之后，又回到了大学，继续攻读心理咨询硕士学位。由于自己的独特身分：一度是邪教徒，又是心理学顾问，因此，我一心致力于帮助别人避免毁灭性的思想控制，或者，使毒化了的思想恢复正常。自从1979年以来，我

寻求多种途径教育人民警惕思想控制集团的危险。那一年，吉姆·琼斯的追随者在圭亚那的琼斯敦集体自杀之后，我创建了“统一教团前教徒公司”，一个非赢利性的教育组织，由“文鲜明统一教团”昔日的成员组成。我出版了业务通讯，主持媒体会议，创办了关于“统一教团”组织的信息交流中心。后来，我又在“美国社区共同服务联合会”工作了一年，担任国家协调员。通过网络支持离退的邪教教徒，并向他们提供信息。现在，我创建了“思想自由学院”和“思想自由资源中心(公司)”(<http://www.freedomofmind.com>)，其网址将尽心竭力地向广大社会揭露毁灭性的思想控制和邪教集团欺骗性的花招。

1988年，我著述了《反对邪教思想控制：保护、拯救和消除毒化思想第一号畅销指南》(帕克大街出版公司)。这本书的出版把我的邪教问题咨询经验公布于世。它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日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捷克语。《反对》一书基于我在“退教咨询”方面的工作经验，它论述一种开拓型的拯救方法，用合法的、非强制性的影响代替非法的侵略性的消除毒化了的思想。

过去十二年的变化使我发展了处理方法，完善了咨询技术。在90年代初期，我得知许多大教团的领导都在购买《反对》一书，研究如何对付退教咨询。据说，“国际耶稣教会”的创始人吉普·麦金，举着我的书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对15000个教徒说，谁要是与我接触，或者读我的书，谁就是犯罪。邪教组织的领导就是利用这种阻止教徒与外界人接触的办法，使许多家庭的努力白费心机。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阻挠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它迫使我去开拓更有效的方法，去教育家庭和朋友如何从战略上